

# 柔弱女子愛上金屬雕塑

## 林可頤製作錫雕無師自通

【本報訊】記者鍾麗明報導：在未找到自己真正所愛之前，哪怕尋尋覓覓，兜兜轉轉，在尋覓的過程中，她豐富了自己的閱歷，直到她遇到情之所繫的雕塑藝術，過去種種的經歷和生活的體驗，都化作了創作的養分，滋潤每一件藝術作品。

### 滿足感蓋過辛苦

林可頤對雕塑是「遲來的緣分」，在從事雕塑之前，她在不同的範疇遊離流浪，經歷過「趁着年輕去流浪」的浪漫，也嘗過追求夢想到美國求學，讀過時裝設計和翻譯，體驗過晨昏顛倒的電影幕後生涯，又毛遂自薦與著名探險家遊歷西藏，每次她都投入百分之百的熱情，但總感覺欠缺了什麼。直至二〇〇一年開始接觸雕塑，她就如接通了電源，對雕塑着迷。儘管是拐了很多彎，最後才找到最適合自己的路，她仍感到很幸運。

「也許我比較喜歡靜下來自己一個人工作，可以

忍受長時間一個人工作，而且我喜歡用手、眼、腦配合去製作一件成品的感覺，即使雕塑要搬搬抬抬，確是很辛苦，但它給我的滿足感已可以蓋過那些辛苦。」眼前個子清瘦的女子，卻喜歡了需要很大體力勞動的雕塑藝術。

最初，林可頤只從書本上認識雕塑，便自己用泥試做，其後更參加一些雕塑課程。然而，在香港的環境，缺乏空間做大型的金屬雕塑。「那個課程只教我們用泥做模，上一年仍未有機會做金屬雕塑。」因為太想做金屬雕塑，林可頤索性自己在家中試做，她知道錫是各種金屬中，能以較低的溫度溶化，於是自創的手法，製作她的第一件「錫雕」。

### 為創作廢寢忘餐

她將錫條置於電爐，煲至一百度左右，錫條便溶化。但錫亦冷卻得很快，而且有很多氣泡，很難打磨得光滑，她唯有再動腦筋想辦法，用匙羹一羹一羹地「撻」在矽膠模上，借著「撻」的衝力將錫黏合。至於打磨更是困難，她往往要花十多小時去打磨。

為了爭取想做的事情，她會不按常規，想盡辦法去達到，這是林可頤的個性。她在中文大學唸新聞系的時候，因學院沒有安排學生到電影公司實習，她便寫信給徐克自薦，結果得到在他的電影公司實習的機會。而當她專心地工作時，也往往廢寢忘餐，她說：「有一次晚上為了修飾雕塑品的一小部分，打算做多半小時便睡覺，怎料當我修飾完後，再回望時鐘，原來已過了三小時，差不多天亮，但我感覺是過半小時而已。」訪問當天，林可頤匆匆到來，原來也是因為在石硤尾創意藝術中心的工作室內，埋首創作而忘了時間。

她其中一件運用自創的錫合金作品《臣·服》曾入選夏利豪基金會二十周年比賽，表達西裝筆挺的現代人，雖然已不再像封建社會對君主五體投地的跪拜，但在非形體上，卻往往做出盲目臣服於權力或偶像的行為。

### 由多情變成專一

林可頤的雕塑作品跟她本人一樣都是「思考型」，帶給人很多的反思。她的作品不拘一格，只要是生活和經歷中引發她反思的題材，她就會動手做。因此，每件作品都有她生活的痕跡，也正因為她過去豐富



▲林可頤攝於作品《青春的唇語》旁 (本報攝)



▲《臣·服》是林可頤早期自行研究的錫合金倒模法製成的少數作品之一 (本報攝)

的經歷，也成了她信手拈來的題材。

例如曾鑽研佛學的她，創作了一系列「皮囊」作品，思想佛家所說人的皮相只是軀殼，不用迷戀外表。但創作的靈感卻來自一個偶然，她說：「有一次工作至暈倦，朦朧間見到手袋竟像人皮，於是便創作這些有如人體雕塑，就如手袋般有些皺褶，有些脹起來的地方，並在人體表面上色，製作成漂亮的表像。」

此外，她也有一些純感覺的作品，如《青春的唇語》，表達她對青春、性感的感覺。以往愛畫人像素描的她，喜愛研究嘴唇的肌肉如何控制唇的形狀，她與人談話時，也經常留意對方的嘴唇，這個雕刻嘴唇的作品，她花了一個月時間去捕捉想要的感覺。

另一《太極》系列作品，則是透過抽象的線條，表現太極內動的流動。為了令自己能有更好的體力和健康去做雕塑，林可頤也愛耍太極。過去興趣多蘿蘿、百足多爪的她，現在已減少至以雕塑和太極兩樣為主。雕塑令她由「多情」變成「專一」了！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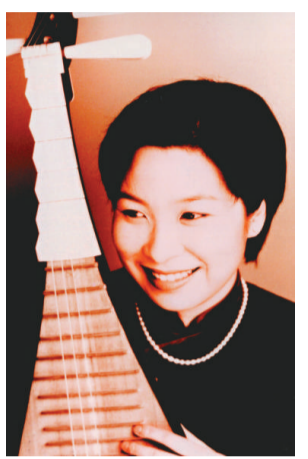
「儂本多情——林可頤雕塑展覽」，即日起至十月二十七日在尖沙咀海洋中心二樓207號舖「海港城·美術館」舉行。

《》，以時間分針秒針撥出一個人生中的片段，有高低起伏，她刻意留下缺口，也許人生留下

(本報攝)



▲指揮張大森



▲琵琶演奏家王梓靜

## 宏光音樂會紀念彭修文

【本報訊】宏光國樂團將於本週日舉行《夜深沉，流水長嘯憶故人》音樂會，主題是紀念中國現代音樂大師彭修文，別具意義的是由他的學生張大森為音樂會擔任指揮。

音樂會節目特別挑選多首彭修文的作品，計有歡快熱鬧的《喜送豐收糧》、交響音畫《千帆聞海》(香港首演)、音詩《流水操》及幻想曲《秦，兵馬俑》，更有彭修文編曲的《將軍令》；此外，亦有張大森的作品如民族管弦樂《蘇堤漫步》、琵琶與樂隊合奏《塞上曲》等。

宏光國樂團於一九九二年創立，為本港歷史悠久及活躍的業餘中樂團體。數十年來一直致力「宏揚國韻、光大漢聲」為宗旨，為發揚中國音樂而努力。自一九八一年起，樂團經常邀請內地音樂名家到港合作演出，開創了本港業餘音樂團體與內地音樂家合作演出的先河。

張大森致力創作民族音樂，作品包括合奏、協奏、齊奏、室內樂等不同形式題材四十多個，錄製唱片有琵琶曲《春江花月夜》、柳琴曲《幽燕春早》等。他於中國廣播民族樂團團長任內，曾率團到世界各地演出，包括奧地利維也納金色音樂大廳、瑞士日內瓦聯合國大會堂、比利時布魯塞爾美術宮大劇院、美國紐約林肯中心音樂廳、華盛頓肯尼迪中心音樂廳等；並在中國四十個城市舉行新年音樂會和巡迴演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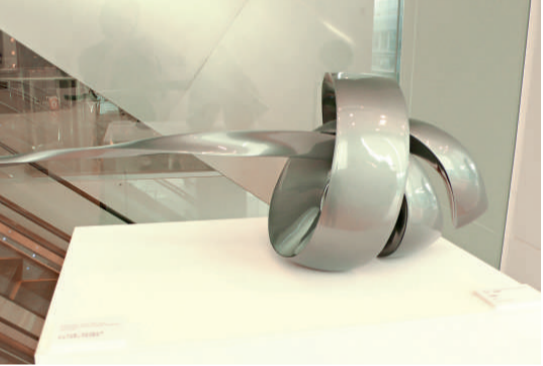
這次音樂會還選得王梓靜(琵琶)、郭雅志(嗩吶)及魏冠華(京胡)等大師參與演出。

宏光國樂團《夜深沉，流水長嘯憶故人》音樂會由康樂及文化事務署主辦，於本月二十五日(星期日)晚上八時，在荃灣大會堂舉行，門票於城市電腦售票網發售，查詢可電二二六八七三二一。



▲「皮囊系列」之《鞠躬盡瘁》

(本報攝)



▲「太極系列」之《倒掛猴》 (本報攝)

## 藝術賞析

美術編輯：李志文

# 《我不快樂》令觀眾反思

創作社製作的獨腳戲《我不快樂》，在司徒慧焯和黃智龍的執導下(黃兼任編劇)，戲的頭三分之一，花了很多篇幅讓主角李世杰(梁祖堯飾)剖白、體現自己如何不快樂，李世杰不知道工作(甚至人生)的意義，要面對同事講是非、不了解家人、家庭不完整、終日為還債煩惱、靠消費換取短暫快樂等等，其實都是不少香港人的真實經驗，觀眾自然會共鳴。而將個人的負面情緒變成惡劣態度去對別人、當一個人空閒或無憂無慮時會被某些人視為「無用」或「無危機感」等，更是一些對社會、人性的細緻觀察，值得反思。

我」而內心掙扎及碰上大量難題，這跟李世杰的心路歷程如出一轍。

編劇對失去真我有精彩的心理描述，例如明明不愛藝術卻為「面子」和「品味」而扮懂藝術、明明不想吃甜與貴的東西卻委屈自己去吃，都能在現實中找到實例，令虛構得誇張的主角人生歷程多了惹人共鳴的基礎。

從兩位導演的場刊文字和《我》謝幕後梁祖堯刻意表演初學的小提琴(勉強奏到旋律，但離動聽很遠)來看，《我》的主題在三人心也或許是「人應該嘗試突破框框，多些可能性」。

不過，從筆者的角度看，整齣戲無法使觀眾覺得「突破框框」是重要的，這可能由於李世杰雖擔任形象設計師時獲得大量掌聲(繼《學到爆》後，梁健榮再為梁祖堯飾演的角色，設計出浮誇得來又切合身份的造型，令觀眾狂拍掌、尖叫和發笑)，但他的快樂不一會便被嚴重的不快樂掩蓋，看着他情緒激動地說：「擺脫不到回憶中最差的事情！」便體會不到「突破框框」的好處。

筆者認為《我》的主題是「人不快樂是因人不了解自己及不肯面對現實」。李世杰憶述與父親坐電



劇中用字幕展現主角的心底話

單車時的情景，以及在日本重遇其父後，為了讓父親認得自己而變回本來的面目，這些情節都跟主題有密切關係。假若編劇在劇末能具體地寫出主角如何開展新生活(現在的版本是一個讓觀眾想像的開放式結局)，那「須了解自己」的主題、信息便更深刻地印在觀眾腦海中。

### 形體燈光錄像皆出色

《我不快樂》的形體(身體語言)、燈光和錄像設計相當出色。在林偉源的形體指導下，梁祖堯部分身體動作有現代舞特色，縱使仍未演繹得純熟精湛，然而配合其恰如其分的思緒流露，總算達至情景交融的地步，當中尤以涉及前塵往事的動作、畫面處理得最吸引，如果導演能加上一些貼切的音樂，便會成為好看的「舞台MTV」。司徒慧焯創作的錄像在色彩和剪接上十分悅目，劇中的錄像分兩類，一是具體地將主角的內心感受放大到舞台上，例如錄像畫面會顯現大量字幕去發給李世杰心底的一句話，另一則是拍攝含意隱晦的東西，用意象去體現主角的心情或潛意識。燈光將李世杰當形象設計師時的自大彰顯成巨大的影子，讓觀眾對這角色產生更多更深的感受。

何俊輝

# 十二男高音放歌天津

本報記者 李遠文、圖



來自多個國家的十二位男高音為中國觀眾獻唱

由天津市企業聯合會、天津企業家協會主辦的「世界十二大男高音演唱會」日前在天津人民體育館上演，來自世界各地的十二位優秀男高音歌唱家放歌津門，為觀眾奉獻了藝術盛宴。

著名音樂製作人、德國格海茲舞台劇有限公司的總裁烏爾里希·格海茲從中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、德國、法國、希臘、英國、以色列、日本等國家尋找了十二位優秀的男高音歌唱家，如今，「世界十二大男高音演唱會」每年在世界巡迴演出百餘場，屢創票房佳績。

十二名男高音中，理查德·穆恩德瑞曾參與過《羅密歐與茱麗葉》、《荊棘鳥》等經典音樂劇和戲劇。加文·亞歷斯曾在《周末狂熱》的英國巡迴中飾演約翰·馬修，古德格姆最近在《荊棘鳥》中擔任主角。喬治·羅伯特·米勒在《再別康橋》劇中飾演亨利，在《美女與野獸》中擔任主演。吉爾斯·豪在皇家艾伯特音樂廳和West End 合唱團舉辦過多場演出。彼得·索爾·布魯登擔演過《短髮》。安德瑞·巴斯是柏林喜劇和聲劇團的第一個男高音。卡爾·菲利普·戴維斯屢次在國際歌唱比賽中獲獎。克瑞杰·懷特勒參加了《荊棘鳥》的世界首演。歐文·伍德格特在《灰姑娘》中出演丹尼·格雷，戴維斯在許多戲劇表演中擔任第一男主角。十二男高音中唯一一名中國歌唱家——杜碩，扮演過普契尼歌劇《藝術家的生涯》的男主角魯道夫，亦曾在巴黎擔任歌劇《卡門》的男主角。

當晚曲目眾多、曲風多變，融合了古典美聲、經典流行、搖滾，還有世界各地著名民歌。十二位歌唱家對歌劇《圖蘭朵·今夜無人入睡》，歌劇《茶花女·飲酒歌》等進行了原汁原味的詮釋；他們亦出色地演繹了意大利拿波里民歌《我的太陽》、意大利民歌《重歸蘇連托》等；歌唱家們亦用中文演繹了中國民歌《掀起你的蓋頭來》、《在那遙遠的地方》；法國作曲家奧芬巴赫的《康康舞》則被賦予新穎、詼諧的色彩。

另外，他們以嗓音模擬不同的樂器聲，呈現各種節奏，視聽效果可與樂隊媲美。



男高音歌唱家以輪流領唱、變換隊形的方式演出

歌唱家當晚演唱了古典美聲、搖滾與流行歌曲，還有中國民歌



李世杰感到，老闆給他的薪酬，是用來買他的快樂

### 身份轉變 對比強烈

接下來的劇情發展，不禁使筆者聯想起日本電影《爆粗Band友》和MR.主唱的《如果我是陳奕迅》。任職會計文員、不滿父親拋棄妻孥(遂感沉悶、孤獨)的李世杰因不快樂而「殺掉自己」(炮製假喪禮)，並靠偽造畢業證書和傳媒來換上「大受歡迎的日本形象設計師」的新身份，這對比強烈的生活模式及個人形象轉變，類似《爆》片的根岸宗一(松山研一飾)由備受冷落的民歌手變成大受歡迎的狂野搖滾歌手，不同的是根岸為勢所逼地過了搖滾夜後，翌日重拾自我唱自己喜歡的民歌，周而復始，理想未達成卻常在心中，而李世杰則為逃避現實處境而主動埋沒自我，由會計文員到形象設計師只是「從一個框框跳去另一個框框」(劇中李世杰形容)，兩者都不快樂兼身不由己。(《如果我是陳奕迅》的歌詞道出很多人(包括主唱者)想變成心目中某個理想人物(或偶像)，但模仿、轉變過程中卻會為「真



劇中的李世杰送別自己